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水滸後傳 第十三回 翻海舶天涯遇知己 換良方相府藥佳人

話說花逢春差官來迎母親到暹羅駙馬府中孝養，李俊正要送去，樂和道：「這暹羅好一座錦繡江山，國主優柔少斷。那共濤是個奸邪險惡的人，長防肘腋之變。花公子雖是在那邊，孤立無助，趁送花恭人去，差倪雲、卜青領五百兵護送，待我說與花公子，教他稟過國主，就留在宮中防守。一旦有事，除其元惡，那基業就是我們的了。」李俊大喜，依計而行。花恭人拜辭起身，樂和對老管家花信道：「我前日不叫你跟隨公子去，有個緣故，恭人在此，沒有親信使喚。今日你去，須要內外瞻管。」花信領命，就開船到暹羅。花公子自押人轎，到海邊迎接。到得府中，玉芝公主行了大禮，次後國主、國母俱相見過，就送在花樓與秦恭人同住，公主曲盡婦道，這不必說。樂和將密計與花公子說知，花公子聽允，去稟國主道：「李元帥慮國中單弱，差倪、卜二將軍領五百兵在此防護，小婿也好同習武事，特請欽旨。」國主道：「既是至親，誼同一體。承李元帥美意，就留在府中便了。」公子來回覆樂和道：「國主聽允，留住兵將了。」樂和又道：「公子，你可敬事國主，得其歡心，共濤以下臣僚謙恭澆洽，不可露一些圭角。百姓當施以恩惠，收拾人心，萬勿驕矜失事。」花逢春一一領會。

樂和回到金龜島，與李俊盡心料理。凡有荒島都加開墾，愛民練卒，招徠流亡，與客商互市，日漸富強。李俊道：「當初宋公明，何等才技，又有吳學究指點軍機，盧員外一班人物，梁山泊方成得局面。我本一介，全憑賢弟指教，來到海外，反成這個基業，豈不是僥倖？」樂和道：「時有不同，勢有難易。中國人都是奸邪忌妒，是最難處的。海外人還有些坦直，所以教化易行。」李俊大笑。

一日到清水澳回來，霎時狂風大作，波浪掀天。舵工連忙收在沙渚下碇等候風色。忽見一隻大海舶衝風而來，一聲響亮，把一根大桅吹折，風篷倒搶水面。那海舶滴溜打著旋渦，篙工水手支撐不定，船內多人一時慌亂，立腳不穩，把海舶一側，那海水滔滔滾入，人與貨物，幾個浪都打散。李俊急叫撈救，兵丁都識水性，跳下海去，盡力將長撈搭住。救得二十餘人，貨物行李也撈得一半。

那失風的人雖然救起，昏迷嘔吐，臉上滾滿泥沙，一時認不出。歇了多時，方才甦醒，李俊問是哪一國人，一個道：「我們是東京人，奉聖旨差往高麗國回來，內中有兩位老爺，且喜多在。」李俊問是何官職，一個坐起來：「在下是太醫院，姓安。」李俊定睛一看，失聲叫道：「莫不是安道全先生麼？」那人也仔細一認，道：「慚愧！原來是李大哥。敢在夢中相會？」李俊急把衣服與安道全換了，安道全道：「小弟自同宋公明征遼回來，就留在太醫院供奉，頗算平安。因高麗王染了瘵疾，本國沒有良醫，進上表章要到中國求醫。聖上念高麗是個屬國，難拂其意，欽差小弟同這本院御醫盧師越到哪裡療治。住了三個月，幸獲安痊，回朝復命。國王備下謝表進貢之物，我兩人亦有厚贈，不想遇著大風，若無大哥，已葬魚腹矣！」李俊也叫把衣服與盧醫官換過。坐定了，李俊訴說從前事跡，到這裡緣故，花知寨兒子花逢春已做了暹羅國駙馬了，安道全見了樂和道：「樂哥，你便在這裡安享，只是虧了杜興！」樂和吃驚道：「為甚麼？」安道全將孫立寄書，杜興刺配，李應越獄，飲馬川結寨的事，也說一遍，樂和嗟歎不已。

敘談之間，漸漸風平浪息。李俊喝令起碇揚帆，頃刻到了金龜島。安道全見山川環繞，城垣堅固，人物繁盛，宮室壯麗，不勝歎羨。當日設宴款待，飲酒中間，李俊問起近日朝中的事，安道全道：「燕雀處堂，不知禍到。君臣宴樂，盜賊竊發，嚴刑重賦，上下欺蔽，是以天災疊見，人心思亂。又聽童貫引用趙良嗣之計，通連大金夾攻遼國，恢復幽燕之地，不日用兵了。」李俊道：「遼國自我們征伏之後，約為兄弟，相安無事。何必遠交近攻，致啟禍端！恐強鄰生釁，日後悔之何及！」安道全道：「便是高麗王，倒也識見宏遠。道大宋與遼百年和好，唇齒相依，不宜改圖，養虎自衛，要小弟回朝奏諫。我思量不在其位，不謀其政，當國大臣並無遠慮，微賤之士何敢妄言？今日在這裡偶言談及，一到東京便箝口結舌了。」

那盧師越在旁，再不開口。原來那廝是個陰險之徒，本是撐布傘賣藥的，投蔡京門下，濫廁太醫院中。一向妒忌安道全本領高妙，見與李俊譏刺朝政，暗記在心。

李俊道：「我草創這個所在，卻也自在。暹羅國內，亦少明醫，先生何不留下，同敘向日情誼，省得回京受那奸黨的氣！」安道全道：「奉旨欽差，必要復命。」李俊道：「假如淹沒海中，哪個去復命？待盧兄去繳旨，只說死了，再沒有查帳處。」安道全道：「若果然淹死，便沒得說。幸而更生，若說是死，這是欺君了。」李俊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不敢曲留。寬住幾日，待我安排行李船隻，相送便了。」安道全稱謝。當夜酒散就寢。

次日安道全道：「大哥大才，必有大福。小可的『太素脈』能定窮通壽夭，試一診視。」李俊笑道：「一勇之夫，放膽做去，禍福在所不較！」就伸手過來，安道全凝神定想診了一會，又換過那手，亦診一會，稱賀道：「神全氣厚，脈秀絡清。必居南面之尊，自有非常富貴。昔日宋公明亦曾診過，原說他福基淺薄，果不令終。」李俊道：「任所非常富貴，大碗酒、大塊肉是有的吃的。」樂和、盧醫官都笑起來。

住了十餘日，盧師越歸家念切，催促起行。安道全要辭別，李俊把救撈的行李貨物一一檢還，又制一套衣服，白金三百兩為贈，盧醫官也送二十兩銀子。高麗國人留下另自遣回，東京來的一同上船。安道全致謝不已，說道：「盧寅翁管家還在，我一個小廝卻淹死了，到東京原是隻身。」李俊道：「身邊乏人，我這裡送一個伏侍。」安道全道：「不消，路上有盧寅翁管轄，到京一向與蕭讓、金大堅同寓，有人使喚。」兩人辭別而行。樂和送至海口，取出一封書信，說道：「先生到登州上岸，少不得從登雲山過，相煩寄與我姐夫孫立，不知使得麼？」安道全道：「這是順路，有什麼使不得？」笑道：「前日杜興寄到東京，為你牽累；今送到山寨，難道也把我解開封府不成？」接過藏在身邊，分手而去。

金龜島的水手慣行海道，認得路徑，識得風色，不消三五日，早至登州岸口。發上行李，打發船回去。僱兩乘小轎，安道全、盧師越坐了，腳夫挑了行李，行過六十里，便是登雲山路口。轎夫道：「此間悄悄過去，不要驚動了山寨裡好漢！」安道全道：「不妨，我正要會他們哩。」說聲未絕，一棒鑼鳴，早擁出三五十嘍囉，喝令住轎。盧醫官在轎內發抖不止，幾乎顛了出來。安道全道：「不要囉喏，我來會孫頭領的！」嘍囉道：「既是會頭領，我等引路。」

一行人到了寨口，嘍囉報知。孫立出來迎接，到聚義廳上，逐位見過，安道全不認得樂廷玉、扈成，眾人不認得盧醫官，互通了姓名坐下。孫立道：「先生一向在東京，必是安樂。今日何幸至此？」安道全將奉敕到高麗醫好國王的病，海中翻船遇了李俊，救在金龜島住了多時，今去回京復命，樂和寄書，故來探問。遂取書信與孫立。拆開看過，孫立道：「那樂和舅久無音耗，原來他們做下這般大事業！」扈成接口道：「我曾飄洋到暹羅國，那金龜島果是個好去處。」安道全道：「孫大哥，你還不知，前日杜興寄書到東京，受了無窮的累。」孫立急問：「怎的受累？」安道全備述前事，笑道：「我今日寄書來，卻是無礙的。」阮小七大叫：「快活！我們弟兄都起事了！安先生，你不消到東京，住在這裡，正用得著。我前日吃多了牛肉白酒，腹中作脹，幾乎死了。倘再發作起來，哪裡尋你？」安道全未及回答，盧師越離家已久，歸心如箭，恐怕淹留，連忙催促安道全匆匆作別。阮小七心中焦躁，立起身來，劈胸揪住盧醫官，圓睜怪眼，喝道：「你這舍鳥！這是甚麼所在，容你放屁！」安道全慌忙勸阻道：「兄弟不可！這是欽差的官員，休得相魯。」阮小七一發吼道：「莫說這個不入流的小人，就是趙官家觸犯了老爺，也吃我一頓拳頭！」樂廷玉道：「不可胡說！安先生要去，豈能強留？只是今日天晚了，權宿一宵，明日早行罷。」阮小七方才放手，盧醫官嚇得滿身冷汗。是夕設宴款待。明早孫立送三十兩銀子與安道全，作別下山，安道全一路上安慰盧醫官。

不只一日，到了東京。安道全、盧師越先去參謁蔡太師，稟道：「高麗王病得痊癒，有表章謝恩，並進貢禮物。行至暹羅國

界，陡遇颶風，海船飄沒，表章禮物盡皆遺失。卑職二人得人救撈，幸留性命。隨行的淹死了三十餘人，先稟明太師，好去繳旨。」蔡京道：「海上風波不測，這也罷了。只是有個小妾染病，久已不痊，專望二位來療治。」留進書房待茶，吩咐院子，傳雲板說安、盧二位先生進來診視小奶奶的病，喚內傳們祇候。不多時，院子來稟道：「請二位先生進去。」蔡京一拱先行，二人緩緩隨後。到得內房，朱欄畫棟，錦幕珠簾。庭內文石砌成，排列奇花異卉。大理石小几上，博山爐內裊出縷縷水沉煙，真是「天上神仙府，人間宰相家」。進明間內坐下，調和氣息，方可診脈。一個披髮丫鬟，雲肩青服，捧到金鑲紫檀盤內五色玻璃碗陽羨峒山茶。茶罷，養娘丫鬟引安道全輕輕行至繡榻邊，安放錦墩，侍兒從銷金帳內接出小奶奶玉腕來。安道全閉目凝神，診了兩手的脈，已知病緣。重到明間內稟道：「夫人脈帶洪弦，風火相搏，復有怒氣傷肝，故見發熱咳嗽、胸脹腹滿之症。只消幾劑清火平肝的藥餌，自然平復。」蔡太師喚取過文房四寶，安道全立了藥案，起身辭出。蔡太師道：「有勞了！恕不相送。」安道全自有院子引道，竟出府門不題。

蔡太師對盧師越道：「你可到書房內將藥品制度停當，叫院子傳進。我到朝堂議事，你明早可再同安道全進來。」盧師越領命，到書房中尋思道：「可奈安道全自恃其能，每事小覷我。一路上受了他氣，明日太師面前，自有道理。今晚教我配藥，先撮個綿包兒送斷他的命根！」抽開藥箱，將不按君臣的藥品配了，遞給院子，自回家去了。

那院子送進藥，養娘丫鬟煎好，捧與小奶奶。服後沒有一個時辰，小腹絞痛異常，渾身火熱，昏沉不醒，牙關緊閉，指甲青紫。養娘丫鬟慌張了，傳出報與蔡太師知道。卻說那日朝堂，會集各官，商議與大金夾攻遼國的軍國重事，各出一見，紛紛不定，及至議定，又要進呈候旨定奪。直至一更三點，方得回府。院子先稟：「小奶奶服藥之後，十分危篤，專候老爺永訣。」蔡京聞知，驚惶無措，急至榻旁，見小奶奶四肢不收，瞳神反上，汗出如油，蔡京又惱又苦，叫道：「你心中怎麼？」奶奶喉中疾湧，沉迷不知，把腳一伸，已絕氣了。蔡京大哭不已。原來這小奶奶年方十九歲，色藝俱絕，是揚州人。淮揚安撫用三千金聘來送到府中，是個專房之寵，怎不疼痛！喚幹辦速喚安道全、盧師越到來，送開封府治罪。

五更時分，幹辦回來，稟道：「盧師越已喚到，安道全昨日城外拜客不歸，禁門未開，不可出城，特復台旨。」蔡京道：「天明速去拿來，不可遲誤！」幹辦應諾而去。蔡京道：「盧師越，我怎地看覷你，不肯用心，把我小奶奶藥死了！」盧師越跪著說道：「太師爺在上，小人深蒙垂盼，雖粉骨碎身，恨不能報，怎敢不用心！只是昨日小人並不參贊，也不診視脈理，通是安道全主張，太師爺親見的。」蔡京道：「住了！你同是太醫院官，若見他差誤，就該阻擋，怎緘口不言，致傷我愛姬！倘龍駕有恙，也可坐視不救麼？」盧師越道：「安道全是神醫國手，豈有差誤之理？他有隱衷，要謀害太師爺，故先下此毒手。」蔡京道：「你既知他隱衷要謀害，怎昨日不稟明？」

盧師越道：「見太師爺要進朝議事，其說甚長，急切不能上稟。」蔡京道：「你且起來講。」盧師越站起說道：「前日奉旨差往高麗醫國王的病，盡是他主持，幸得安痊，不消說了。他對高麗王道：『主上荒淫，任用群小，交通大金，共破遼國，將來禍不旋踵，宗社丘墟。大王何不起一旅之師，乘機取其疆土？』此是輸情外邦了。海中船覆，撈救的人就是梁山泊反寇李俊。診他太素脈說：『非常富貴，位居九五之尊，我願為輔。』那李俊即稱平宋王，此是交結叛寇謀反了。及至回來，與樂和寄信到登雲山孫立，阮小七指斥乘輿，喊道：『就是趙官家也吃我一頓拳頭！』那——」盧師越把說話頓住了，蔡京問道：「那什麼？」盧師越只得說道：「『蔡某奸賊，碎割了他方快我心！』這是毀罵君相了。小人句句可以對質。」蔡京大怒道：「我只道他偶然差誤，送去開封府，警戒一番。誰知輒敢大膽，如此作為！」叫寫本的把安道全輸情外國，結連反寇，毀斥聖駕，謀害大臣的密揭，飛馬遞到掌東廠太監胡公公處，速令進呈取旨，處以極刑，便來回話。寫本的應諾，火速起稿。蔡京對盧師越道：「我錯怪了你！聖旨下來，處治了他，就升你掌太醫院事。」盧師越叩頭謝恩回去。蔡京一面厚殮小奶奶，自不必說。

看官，從來九流術士慣要五毒推排，小人故套，不足為怪。那盧師越妻菲貝錦，陷人死地。聽言者但喜其巧言如流，阿諛尊奉，不知如花如玉的一個美人，被他輕輕斷送了。然君子出言，亦不可不慎，明知讒人在側，慷慨激烈，論及時事，被他印記在心，安道全也是自取其禍。昔賢曾有一首古詩，歎息道：

良金不范，美玉不剖。君子修身，渾樸自守。危行言遜，禍免生肘。金人示誠，三緘其口。鴻飛冥冥，弋人何有？

把閒話丟過，說那蔡京密揭送到東廠進呈。那道君帝聞著蔡京的屁也是香的，見言多危詞，豈有不准？御筆親批道：「安道全著大理寺勘問，嚴刑究擬具奏。」大理寺奉了聖旨，仰開封府提解，差官坐守。公文到開封府，不敢遲緩，喚緝捕使臣火速拿到。吩咐道：「大理寺奉著嚴旨，要緊欵犯，不比等閒，要限時刻到的。」問陰陽官：「這時辰牌上是甚時候？」陰陽官回覆道：「巳時初一刻。」府尹道：「若午牌不到，你們俱是死數！」退堂去了。

緝捕使臣領下台旨，叫齊做公的，到安道全寓所去拿。只見蕭讓與金大堅閒談，見緝捕使臣走進來，舉手道：「列位何來？」使臣道：「我們是開封府要尋安先生的。」金大堅道：「敢是請去看病？」使臣恐怕說急了放他走脫，乘機答道：「便是。」金大堅道：「昨日到城外拜客不回，敢待這早晚就來哩！請寬坐一回。」使臣丟個眼色，做公的會意，將前後把定。使臣坐了好一會，有些心焦，一個探頭望著日色，說道：「已過午牌了，再擔延不得！待到裡面尋。」蕭讓道：「各有內外。怎麼恁般性急？」使臣道：「二位不知，安道全是大理寺奉聖旨勘問，著開封府提人，不是當耍的。」蕭讓、金大堅才著了急，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列位自進去尋。」使臣不容二人轉身，押到裡面，各處搜尋，只除地皮不翻過來，眼見得不得了。使臣要二人到開封府回話，金大堅道：「各人自己的過犯，與我們有甚相干，要去回話？」使臣焦躁道：「一家有罪，九家連坐，何況同居的好朋友！方才老爺坐在堂上說『若過午牌不到，你們都是死數。』難道與我們有甚相干，是該死的！」蕭、金二人出於無奈，只得隨到開封府。

府尹見午牌已過，不見人到，又升堂等候。使臣稟道：「安道全知風先遁，沒處勾拿。拘得同寓蕭讓、金大堅二人回話，著他身上追究，自有下落。」府尹見二人不跪，問道：「是什麼樣人？」蕭讓、金大堅打一恭道：「是供奉職員。」府尹道：「安道全是叛逆重犯，你怎的放他走了？」蕭讓道：「他奉差回來，往各家探拜，昨日出城，竟不回寓。這是密旨，何人先曉？怎說放他！」府尹道：「與你們同住，決知蹤跡。若根尋出來，你二人身上便無事了。」金大堅道：「他無家無室，哪裡追尋？」府尹道：「我不管！聖旨敕大理寺勘問，解到哪裡自去分辯！速喚該房備文申解。」蕭讓、金大堅叫苦不迭。正是：楚國亡猿，禍延林木；城門失火，殃及池魚。天下這樣的事也是常有的，不知後面如何結果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（此回是一部中最吃緊處。李俊既到金龜，遠隔茫茫大海，掉轉極難，所以翻海舶而救安道全，從新收拾山東、河北無數人物也。盧師越略點染湊撮幾句，便成天大之禍。莫說蔡京，即正人君子聽之亦當動念。三言投杼，良非虛語。）